

交換基本資訊

學生姓名	曹書瀚
系級	醫學六
學號	B9702054
交換國家	日本
交換城市	埼玉縣
見習醫院	埼玉醫科大學毛呂院區
見習部門	小兒科、神經內科
住宿狀況	學校宿舍，單人房，沒有網路
膳食狀況	有提供 200 元*20 的餐卷，其餘自理
見習狀況	早上八九點~下午四五點不等
接待人員	每位接待學生平均接待一位交換學生
醫院外觀	

交換心得與感想

夜幕一如往常降臨在毛呂山町，白日熙熙攘攘的毛呂病院與汽車進進出出的停車場都靜了下來，不過今晚的丸木紀念館很不一樣，因為今晚是埼玉醫科大學第 19 年交換學生計畫的歡迎派對，在這裡聚集了英國、瑞典、匈牙利、日本的交換學生、以及大學、醫院的各個重要人士，大家一邊享用著美食，一邊認識新的朋友。派對進行到一半，還有日本學生帶來的傳統服飾走秀！夜越來越深，派對也到了尾聲，不過這個美好難忘的夏天，才正要開始！

行前準備

其實因為埼玉醫科大學本身有一個交換學生部門，而且有一個專職的秘書，所以幾乎不太需要特別準備什麼，到了學校之後，Masako 秘書會詳細說明一切。不過宿舍本身是沒有網路的，所以如果有網路重度成癮的人，除了可以選擇到離宿舍約兩到三分鐘的學生大樓連無線網路之外，也可以選擇 b-mobile 的一個月短期網路服務，只是有點慢就是了。

見習的 course 部分，基本上他們醫院所有的科別都可以選擇，只要事先跟 Masako 確認好，如果沒有問題就能順利去見習。另外語言的部分，日本人普遍英文程度比較不好，不過有個趨勢，那就是年紀越長的人英文越好，也就是說通常教授的英文都是最好的，而在病房見習的過程中，他們也都十分願意教學，雖然日文的討論日文的查房很多，但是基本上學習是沒有問題的，至少在神經內科和小兒科都是。

基本上對埼玉大學來說，他們會希望交換學生能多跟日本學生講英文，不過我自己覺得，稍微懂一點日文對於和日本學生相處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Kawaguchiko Seminar

第一周的周末，學校安排我們到富士山山腳下的河口湖 (Kawaguchiko) 參加一個三天兩夜的英文營隊研討會活動。原以為類似的營隊活動早就隨著逐漸遠離大學生活而消失，沒想到在這三天兩夜的活動中，除了上了兩堂非常有啟發性的課、爬了一小段富士山、體驗日式的烤肉，也重新體會到營隊特有的互助合作、小組分工、團隊解題。最後一天為了闡述一句諺語而排練的小短劇更是完全激發了大家的想像力，短短三天兩夜，卻像是一個禮拜一樣深刻。這個周末，讓我更認識接下來三個禮拜會不斷見面的夥伴們，同時也訝異著時間流逝的快速。



在 Kawaguchiko seminar 中最喜歡的一張照片

醫院見習

至於在醫院見習的部分，前兩周我是到毛呂病院的小兒科實習。會選擇小兒科當作實習的科別是因為在林口長庚小兒科見習的時候，除了對小兒的病比較有興趣之外，也很喜歡整個科工作的氣氛。在這裡，遇見了山崎醫師和古賀醫師，雖然很不巧地剛好見習的時間和山崎醫師的特休重疊，所以只能跟他學習兩天，因此在小兒科剩下的時間，主要都是古賀醫師帶我們。蠻特別的是，古賀醫師竟然是八年前埼玉醫科大學來林口長庚的交換學生，這種時間與地點的巧合，加上本身古賀醫師充滿陽光與正向的個人特質，因此相處起來感到特別的親切，也讓我們在小兒科的見習有著很棒的學習和回憶。

不過和林口長庚不同的是，原以為日本的醫師會比台灣的來的忙碌，但教授們待在病房直接指導醫學生的時間卻還蠻多的，也有可能是因為日本的醫師工作量比較少，台灣的醫師都太忙了，就比較容易忽略掉醫學生教育這塊，另外比較起來，日本的醫護人員普遍步調都比較慢，有多餘的精力去處理同事間的相處、與病人的溝通，不疾不徐，心平氣和，這點也是和台灣的醫院不太一樣的地方。

在小兒科為我們辦的道別派對中，又再一次的衝擊我的既有觀念，從來沒想

過教授們、住院醫師、實習醫師、實習醫學生可以打成一片，像朋友一樣一起喝酒聊天，和白天專注工作上的白袍醫師簡直判若兩人。是該說日本人的生活過於壓抑嗎，我倒比較喜歡說成他們是工作為了生活，所以工作之餘就是要享受生活，也許台灣人身不由己，但”工作就是生活”的現實或是生活態度也許可以有所轉變。



與小兒科醫師們的道別派對！(山崎醫師：右一)



與荒木教授和神經內科的派對

結束在小兒科的見習之後，剩下的兩個禮拜是神經內科的見習。先前在丸木紀念館的時候就已經和荒木教授見過面，沒想到實際來見習的時候，才發現原來荒木教授是一個相當慈祥而且很有智慧的醫師。在這裡，每個禮拜也都會有一次荒木教授的大查房，查房的時候，荒木教授會提著一個有著他的名字黑色箱子，裏頭裝滿了神經理學檢查會用到的各種工具，後頭就跟了全神經內科的所有醫師以及實習醫學生們。在專業上，他是這麼有地位以及權威，可是在給醫學生上課的時、和

大家一起在派對上吃壽司的時，他卻又可以化身為一個慈祥的長者，和大家聊著生活中瑣碎的大小事，同時循序漸進地，把他所擁有的知識教給我們，就這個部分來說，荒木教授就是我一直心嚮往之的典範代表。另外，在這裡還遇見了山元教授，因為荒木教授很忙，所以其餘在病房的時間，幾乎都跟著山元教授學習，解釋病人的病情、教導理學檢查、做鑑別診斷等等，他都不厭其煩地一一用英文講解給我聽，甚至給日本醫學生上的 Parkinson's Disease 的 lecture，山元教授竟然另外撥出時間用英文特地為我再講一次同樣的東西，除了受寵若驚之外，還是無盡的感謝。在神經內科的這兩個禮拜，真的收穫很多。原本想說，再 run 一次神內看看好了，應該就不會再這麼有興趣了吧，可是兩個禮拜過後，總覺得對這個專科的知識還是感到很新奇很有吸引力，能在這裡學習這兩個禮拜實在是太幸運了。

與台灣的差異

日本的醫學生學制和即將開始實行的六年制學制還蠻類似的。六年級畢業之後，通過國家考試取得醫師執照，即成為”研修醫”，在經過兩年的研修醫之後，即可以選擇專科成為該科的住院醫師。而經過近一步的了解與觀察他們的值班班表之後發現，日本的醫師似乎要到了”準教授”的位階之後，才可以開始不用值班，所以可能病房裡很資深的看起來像”主治醫師”的醫師其實他們晚上還是需要值班的，不過這也可能是他們的住院醫師一個月只需要值四到五班的原因所在。與台灣現行的制度相比，我想是有著各自的優點和缺點。

此外還蠻有趣的一點是，他們的醫護人員制服並沒有區分的非常清楚，住院醫師及護理師在病房穿著相同的工作服，大約是不同的部門會有著不同款式的工作服，這我也不是相當確定，因為實在是琳琅滿目。另外通常只有教授和醫學生才會穿著白袍，不過有時候教授也會穿著工作服或是短袖的長袍在病房走動，而醫學生也不是只有長袖的短袍可以穿，有長短袖的長袍、長短袖的短袍，可以依季節自己做搭配，都沒有硬性規定，這點也是跟台灣不一樣的地方。

最後一個讓我感到訝異的地方是，不管是小兒科或是神經內科，他們的住院醫師在午餐時間，常常可以三五人約一約到鄰近的餐廳吃午餐，普遍來講，跟我們醫院的醫護人員常常要吃戰鬥午餐或是三餐不繼的狀況頗有差異，不過總的來說，我覺得根本的差異大概還是在病人與醫護人員比例的不同，同樣數目的醫護人員，在毛呂病院可能只需要照顧一半床數的病人，因此他們除了有足夠的時間去滿足生理基本所需，也有更多的時間與病人溝通、與同事互動。也許日本的病人真的比台灣的病人溫和一些，但我想也有部分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得以得到來自醫護人員較多的關愛和照護。

最後、最棒的長假

在埼玉醫科大學的這四個禮拜，把它說成人生中多念了一所大學也不為過，和日本的醫學生一同在醫院見習、結識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跟著不同的教授學習，一切是如此的自然，讓人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等到四個禮拜一過，才發現已經在這裡留下了這麼多的回憶，以及認識了這麼多的好朋友和醫師。

能夠在進入大六之前，這個大學生涯最後一個暑假，到國外的醫院見習，實在是一個很棒的經驗，除了見識到不同於台灣的醫療體系運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和來自不同國家的醫學生有所交流，了解到每個國家的醫療都有各自值得學習的地方、但也都有各自的困境待改善。在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的衝擊之下，除了可以讓自己的視野更加開闊外，也稍稍的更加了解自己未來想成為一個怎樣的醫師。很謝謝學校給予我這個機會到埼玉醫科大學作見習交換，完成了這個從大一開始就有的小小夢想和目標。



埼玉醫科大學的臂章